



莫里哀 和他的喜剧

陈
惇◎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USTP.COM

16

莫里哀

和他的喜剧

陈
惇
◎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莫里哀和他的喜剧 / 陈惇著. --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680-4808-8

I. ①莫… II. ①陈… III. ①莫里哀 (Moliere1622-1673) — 喜剧 — 文学研究 IV. ①I565.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77376号

莫里哀和他的喜剧

Moli' ai he Ta de Xiju

陈 惇 著

策划编辑: 郭善珊

责任编辑: 李 静

封面设计: 伊 宁

责任校对: 梁大钧

责任监印: 徐 露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 · 武汉) 电话: (027) 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 430223

录 排: 北京欣怡文化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印匠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92千字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00元



华中出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一个终身坚持理想

为戏剧事业鞠躬尽瘁的人

一个身兼演员、剧作家、导演、团长

堪称“全能戏剧家”的人

一个承前启后

恩泽世界喜剧的人

谨以此书向他表示

我们的敬意

我们的钦佩

我们的怀念

目 录

第一章 路易十四时代 / 1

- 一、专制王权的确立 / 2
- 二、文明的演进 / 9
- 三、古典主义思潮的盛行 / 16
- 四、戏剧的繁荣 / 24

第二章 从少爷到“戏子” / 38

- 一、家世与少年时代 / 38
- 二、离家出走，献身戏剧 / 44
- 三、流浪外省 / 52

第三章 重返巴黎 / 69

- 一、在卢浮宫为国王演出 / 69
- 二、新的起点：《可笑的女才子》 / 73
- 三、前进与曲折：《斯嘎纳耐勒》 / 84

第四章 步入佳境 / 96

- 一、转机：《丈夫学堂》 / 96
- 二、有惊无险的《讨厌鬼》 / 104
- 三、成熟的标志：《太太学堂》 / 113
- 四、论战：《〈太太学堂〉的批评》和《凡尔赛宫即兴》 / 123
- 五、短剧精品：《逼婚》 / 141

第五章 丰收与苦斗 / 148

- 一、《达尔杜弗》之战 / 148
- 二、别具一格:《堂·璜》/ 173
- 三、嘲讽医生的《爱情是医生》/ 184
- 四、杰作:《愤世嫉俗》/ 190
- 五、《屈打成医》及其他 / 202

第六章 好戏连台 / 212

- 一、豪华演出:《昂分垂永》/ 212
- 二、虚荣的代价:《乔治·当丹》/ 219
- 三、“高度悲剧性的喜剧”:《吝嗇鬼》/ 224
- 四、喜剧-芭蕾舞《德·浦尔叟雅克先生》和《讲排场的情人们》/ 237

第七章 喜剧家的悲剧 / 247

- 一、妙趣横生的《贵人迷》/ 247
- 二、机关布景:《浦西色》/ 256
- 三、晚年佳作:《司卡班的诡计》/ 260
- 四、时尚的祸害:《艾斯喀尔巴雅斯伯爵夫人》和《女学者》/ 267
- 五、绝唱:《没病找病》/ 278
- 六、鞠躬尽瘁 / 285
- 七、继往开来 / 294

附录一:莫里哀生平与创作年表 / 302

附录二:新中国莫里哀研究 60 年 / 310

参考文献 / 326

后 记 / 329

第一章 路易十四时代

莫里哀在西方文学史和戏剧史上都占有显赫的地位。一谈到 17 世纪的欧洲文学，谁都会想到，雄踞这一时期文坛之巅的作家是莫里哀；一谈到戏剧，谁都不会怀疑，莫里哀是继莎士比亚之后对西方戏剧影响最大的戏剧家之一；如果谈到喜剧，那就更无异议，莫里哀无愧为欧洲古典喜剧的泰斗。

如同许多大作家一样，莫里哀是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出现在文学史和戏剧史上的。他生活在法国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路易十四时代”。伏尔泰认为，在他之前的欧洲历史上，有四个文化艺术繁荣昌盛臻于完美的时代^①，而这四个时代中的第四个时代，即路易十四时代，又可能是其中“最接近尽善尽美之境的时代”^②。这个说法也许过于夸张，但不无道理。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讲，这是法国从混乱到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并发展到它在封建主义时代最强盛、对全欧产生广泛影响的时期。从文化与文学的角度讲，这是法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形成并达到欧洲先进水平的时期。从戏剧的角度讲，这是欧洲戏剧史上继英国伊丽莎白时代之后在法国出现的又一个辉煌时期。正是这样一个时代，孕育了莫里哀。同时，莫里哀又以自己的成就体现了这个时代

①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M]。吴模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5-8。

“四个时代”指的是古希腊的伯利克里时代、古罗马的奥古斯都时代、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时代（即文艺复兴时代）和路易十四时代。

②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M]。吴模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7。

的光彩，为这个时代的前进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一、专制王权的确立

在法国封建主义时期的历史上，长期进行着贵族割据势力与王权之间的斗争。王权就其本质讲，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但是，在特定的时期，在一个国家处于封建割据，贵族之间争权夺利，致使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社会发展受到严重阻碍的时候，王权代表着抑制分裂、统一国家、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力量。特别是当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资产阶级开始了它的反封建斗争，却又无力推翻贵族统治而需要支持的时候，也就是旧的封建制度已趋衰亡，而新生的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双方势均力敌，任何一方都未能压倒另一方的时候，王权作为“中间人”起到调解的作用。在混乱中，它是秩序的代表；在分裂时，它是集中的代表。于是，它也就成了特定条件下，对历史发展起着一定进步作用的社会因素。

早在 16 世纪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已经建立起一个具有相当势力的王权，但是它是诸侯的霸主而并不具有绝对的权威，因此并不稳固。1562 年爆发了后来持续了三十多年的宗教战争（1562—1598），国家又陷入混乱和灾难中，其间混杂着复杂的社会矛盾。在天主教与新教——胡格诺教派的斗争中，实际上包含着王权与反王权的封建贵族之间的矛盾、贵族内部的矛盾，还有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之间的矛盾。战争进行得反反复复，极其残酷。1572 年 8 月，发生了“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三千名胡格诺派教徒被杀害，尸体被扔进塞纳河。法国成了恐怖世界，无数生灵涂炭。战后的法国分崩离析，王权衰微。城市和乡村都遭到严重的破坏。据统计，有九座城市、四十个城堡和十二万户农舍被毁。当时的法国，农业凋敝，工商业停滞，国家经济面临崩溃。

1589 年，国王亨利三世被暗杀，新上台的亨利四世本来属于胡格

诺派，但是他明白，要想统一法国，他必须调停两个教派的矛盾。然而他若想充当调停人，自己必须改宗，皈依天主教。于是，他签署了尊重天主教的声明，在圣德尼大教堂宣誓皈依天主教，从而赢得了部分臣民的信任。

1594年，他不战而胜，以天主教国王的身份入主巴黎，从此开始了他重振王权的艰难历程。他通过征战和政治手段，瓦解了天主教贵族联盟，把那些谋反的耶稣会教士驱逐出境，而对那些归顺的天主教大领主，则给以年俸和兵权。他又花了三年的时间赶走了外国军队。这样，平定了贵族反叛势力。对于新教，他也给以安抚。1598年，他颁布《南特敕令》，宣布实行宽松的宗教政策，允许国民有信仰自由，允许胡格诺教派按照自己的方式做礼拜，也允许他们在国家机构任职。亨利四世的开明政策很快奏效。遇到反抗，他便恩威兼施维护自己的权威，推行自己的政策。对那些企图夺权的大领主，则坚决逮捕，判以死刑，并没收其财产。天主教教会和高等法院对《南特敕令》提出抗议。亨利四世召集法官，对他们提出警告说：“现在我要当名副其实的国王，我以国王的身份要求你们服从。是的，法官是我的右臂，但是，如果右臂长了坏疽，左臂就应该把它砍掉。”他强令他们接受王权的权威。对于各省市的三级会议和行政机构，他也要求它们绝对服从，而且亲自过问地方人事的选举和任用。他还花了不少的精力镇压了多次农民起义。值得注意的是，亨利四世为了取得人民的支持和必要的财源，注意改善税收政策，恢复农业，发展工业。他曾这样说：“如果上帝假我以天年，我将使王国里没有一个农夫的锅里弄不到一只鸡。”他的政策得到人民的拥护，法国的经济开始复苏。

但是，好景不长，1610年5月14日，正当亨利四世准备出征欧洲的时候，意外地在马车里遇刺身亡。亨利四世去世后，接位的路易十三年幼无法执政，由亨利四世的妻子，来自意大利的玛丽王后摄政，这导致了实际上的大权旁落。玛丽王后身边的亲信恣意妄为，大贵族垂涎王位，互相争权夺利，祸乱又起。巴黎高等法院处处为难。国外的势

力乘机介入，企图从中获利。法国又陷入严重的危机。1617年，路易十三下令处死了王后的亲信孔奇尼，起用自己的心腹吕依那为顾问，并决定亲自执政。吕依那一上台就赶走了意大利人，撤换孔奇尼任命的官员。玛丽怕遭毒手，逃往布卢瓦，支持一些人叛乱。同时，与罗马教廷发动的全欧性的反宗教改革运动相呼应，法国的天主教势力猖獗起来，迫害新教徒。新教徒拿起武器反抗。多方面的矛盾纠缠在一起，眼看一场内战即将爆发。这时，法国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浮出水面，那就是黎塞留。

迪普莱西·德·黎塞留（1585—1642）本是孔奇尼的亲信，但由于出身平民而不能在军界任职，便当了吕松地方的主教。孔奇尼曾重用他，任命他为国防和外交国务秘书。1617年孔奇尼被杀，他逃往教皇领地阿维尼翁。后来，他在国王和太后之间斡旋，取得成功，也得到了国王的信任，不久擢升为枢机主教，后又升为首相。

黎塞留掌权以后就开始了他一生的事业，那就是打击显贵，建立中央集权的绝对君主制国家。黎塞留以极其严厉的手段对付桀骜不驯的大贵族，摧毁他们的一切分裂活动。1626年，以王后——奥地利的安娜为首，一批贵族阴谋叛乱，黎塞留先发制人，粉碎了叛乱，处死一个伯爵，杀一儆百。1630年，以太后为主谋，王后、亲王加斯东·德·奥尔良和掌玺大臣德·马里亚克等显贵策划了又一起阴谋。黎塞留侥幸取胜。加斯东逃往西班牙，继续他的反叛活动。1632年，黎塞留再一次挫败敌人，而且毫不留情地处死了参与叛乱的蒙莫朗西元帅和国王的宠臣森·马尔斯。黎塞留严禁决斗，蒙莫朗西-布特维尔公爵居然以身试法，故意在巴黎市中心皇家广场进行决斗。黎塞留得知，立即下令处死他，坚决维护法令的威严。黎塞留就这样以铁的手腕对付大贵族，迫使他们服从王权，因此被人们称为“铁腕首相”。

与此同时，黎塞留还制服了胡格诺派，消除了另一股不利于王权的势力。新教徒占领了某些城市，形成“国中之国”。那里不时发生叛乱。他们还得到国外势力的支持，这无疑在分裂王国，对王权形成威胁。黎塞留决心发兵攻打胡格诺派，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征战。1627年，拉

罗歇尔围城战打了一年多，才攻下胡格诺派这个最后的堡垒。胡格诺派从此一蹶不振。1629年，国王颁布了《阿莱斯恩典敕令》，规定新教徒可以保持他们的信仰，但必须解除武装，拆毁堡垒，服从国王的权威。宗教战争至此才宣告结束。

黎塞留重要的国内政策之一，是继承亨利四世时代开创的“重商主义”，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农业，发展工业和海外贸易，通过发展经济来增加税收，充实国库，加强王权的实力。为了解决财政困难，黎塞留大行卖官鬻爵之道。有钱的资产者可以用金钱买到官职，成为“穿袍贵族”（以区别于世袭的“佩剑贵族”），黎塞留从中选拔官吏，委以重任。用这样的办法不仅解决了财政困难，还取得腰缠万贯的资产阶级的支持，笼络了富有经济实力的社会力量。

黎塞留在解决国内问题的时候，还不得不腾出手来对付国际上的各种势力，在战争和外交上取得一系列胜利，在国际上维护了法国的利益。

1642年和1643年，黎塞留和路易十三相继去世，即位的路易十四年仅五岁，由王后安娜摄政。王后接受路易十三的嘱咐，任命马扎然为首相。马扎然（1602—1661）是意大利人，小时候在罗马耶稣会受教育，后来在教廷做外交工作。1630年以教廷公使的身份出使巴黎，结识了黎塞留，不久就成了黎塞留手下的一个红人。1640年，黎塞留封他为红衣主教，而且在临终时把他推荐给路易十三。马扎然的为人不像黎塞留那样专横跋扈令人畏惧，他更有耐心，更加精明。他非常清楚，他上台就是为了继续完成黎塞留的事业，因此，他的所作所为都在继承黎塞留的衣钵。然而他的贪得无厌和横征暴敛比之黎塞留有过之而无不及。显贵们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人执政，于是策划阴谋，想把他除掉。但马扎然很快就发现了，他联络了另一批贵族，包括已故国王的弟弟和赫赫有名的孔代，及时粉碎了阴谋。阴谋分子有的被流放，有的被监禁。但是，这仅仅是开始，反王权的暴乱连续不断。

在马扎然执政初期，国内反王权势力曾经掀起两次规模较大的叛

乱活动，历史上称为“投石党运动”，原因是参加暴乱的群众手里拿着一种叫“投石器”的武器（类似一种名叫投石器的儿童玩具）。巴黎高等法院历来与王权格格不入，企图仿效英国的做法，建立君主立宪制，把议会的权力凌驾于国王之上。1648年5月，马扎然决定向法官征收“官职税”，引起法官们的愤怒，叛乱者借机发难，燃起战火。马扎然于8月26日下令抓人。巴黎的一百名议员冲向王宫，要求放人。一夜之间，巴黎到处是街垒。许多大贵族带兵前来参加街垒战，外地的一些贵族也趁机起事，企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势力。法国又一次处于动乱之中。

马扎然一度被迫下台。王后不得不带着年幼的国王两次逃离王宫，在外地靠典当珠宝度日，夜晚以稻草为枕。这些苦难的日子 in 路易十四的记忆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致使他后来一生都对叛乱恨之入骨。这场动乱一直持续到1649年8月，最后以各方的妥协而结束。

第二次“投石党运动”是大贵族发动的，更确切地说，是宫廷显贵发动的。1650年，在平定第一次“投石党运动”中建有功劳的孔代发动贵族反对马扎然，马扎然下令逮捕了孔代和他的同伙。孔代的妹妹逃出巴黎，发动叛乱。叛军一度得胜，迫使马扎然释放了孔代。孔代带领叛军攻占巴黎，逮捕了国王、王后和马扎然。叛军在巴黎城里奸淫烧杀，无所不为，以致使全城陷于饥饿和恐怖之中。他们的行为让巴黎市民看到，跟随贵族搞叛乱，只能使自己遭殃，于是转而拥护国王。1652年10月，王室返回巴黎。1653年2月，路易十四召回马扎然，让他官复原职。此后，叛乱的贵族隐退到各自的城堡之中，法院不敢再有二心，路易十四和马扎然的地位得到稳固。

这两次投石党之乱，可以说是王权与反王权势力之间进行的生死较量，尽管巴黎高等法院不乏人才，显贵中也有一批敢打敢拼的人物，但是，社会要发展，历史要前进，他们的叛乱就仿佛一出并不壮烈的悲剧，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较量的结果证明，逆历史趋势而行的叛乱势力最终必然失败，而消除分裂、建立君主专制、实现统一和集中

是法国走向进步的必由之路。黎塞留和马扎然这两个贪财弄权的家伙之所以能够战胜大贵族和特权阶层，并不是他们有什么超凡之处，而是因为他们搭上了历史前进的顺风船。但是，有一点他们是正确的，那就是他们懂得在这个乱世中，最重要的是建立起绝对王权。马扎然在临终的时候，还向路易十四进言：要独揽大权，自兼首相，任何重大决策都不能让别人去做。

1661年3月9日，马扎然去世，路易十四亲政（1653年，路易十四虽曾宣布要亲政，但实际权力仍由马扎然掌控）。路易十四生于1638年9月5日。当这个二十三岁的年轻的国王从马扎然手中接过政权的时候，法国已是久经战乱，满目疮痍。国王利用自己已经稳固的权威，开始着手整顿。他从马扎然的亲信中选择官员，组织起一个新的朝廷，但不任命首相。当时最棘手的问题是国家财政困难，急需整顿和改革。国王根据马扎然生前的推荐，任命柯尔伯负责此事。柯尔伯（1619—1683）出身于商人家庭，原为马扎然的家产总管。他接手财政问题后，大刀阔斧地核查财政账目，整顿国库，撤换了一大批官员，把那些犯有劣迹的人员，包括财政总监富凯在内，通通绳之以法。富凯被判终身监禁。柯尔伯继续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大力支持和发展工商业，发展对外贸易，鼓励海外殖民活动，想方设法提高经济收入。他甚至把全国的工业收归国有，实行严厉的军事化管理。一时间，各种各样的工厂，诸如肥皂厂、造船厂、纺织厂、织毯厂、武器厂、珍贵器皿厂，等等，在法国纷纷涌现。柯尔伯的政策很快见到成效，国家财政状况开始好转。路易十四由此得以建立起一支庞大的军队（包括海军和陆军）。经济和军事的强盛使王权如虎添翼，变得更加强大，更有实力。

路易十四相信“君权神授”说，自认为是上帝指定他来统治法国的。他在写给儿子的回忆录中说，国王“是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上帝任命国王为大众福利的唯一守护者”。他虽然没有说过“朕即国家”这样的话，但是他信奉这样的思想。他认为国王应该拥有无上的权威，

绝对君权不容侵犯。1665年，内战已经平息，他在第一次出征和教皇为他举行加冕典礼之后，立即表示自己的绝对权威不容置疑。那时，巴黎议会准备讨论他下达的几项诏令。他在万森打猎场听到这个消息，来不及换衣服，就身穿猎装赶到会议厅，严厉斥责议长：“我命令你立即解散这种讨论我的诏令的会议，我禁止你召集这样的会议，也禁止你们任何人提出这种要求。”从此以后，巴黎议会形同虚设，三级会议不再召开。他集全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大权于一身。他每隔两天召集少数几个亲信参加“最高会议”，决定国家大事和重大决策。他亲自主持专门会议，处理国家的行政事务。为了控制全国，他实行监察官制度，任命监察官，并派往各省执行国王的命令。监察官直接对国王负责，作为国王的代表，行使王权，各省的省长实际上已无任何实权。他还组建了司法委员会，制定了民法、商法、刑法等六部新法典，在全国推行。通过这一系列措施，他建立了一套从上到下的制度，把国家的权力集中于宫廷，宫廷的权力又集中于国王之手。路易十四牢牢地握紧大权。法国成为典型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

经过两次投石党之乱后，显贵们已经元气大伤，无力再与王权抗衡。传统习俗又不容许他们从事工商业，不少人只能投靠国王。路易十四乐意把他们召进巴黎，让他们脱离自己的领地，依靠国王的恩赐生活，就此成为宫廷的附庸。这些大贵族迫于无奈，只得顺从，寄居在国王身边。路易十四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礼仪制度，从他起床，到他用膳、就寝，所有的起居活动，都规定好程序，以及由什么职位的人来伺候，以体现各种等级的区别，显示国王的尊贵和威严。贵族们在宫廷成了国王的侍从，必须老老实实在侍奉国王。他们的升迁完全仰仗于国王，他们必须屈从于国王的权威。侍奉国王被认为是一种恩宠和荣誉。离开宫廷就是失宠，而没有国王的赏赐，他们就无以为生。在宫廷里，在国王面前，他们都小心翼翼，看国王的脸色办事，以争宠为能事，以取悦国王为光荣。有一个贵族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载国王的威严和自己在宫里的感受：

国王在起床、就寝、用餐时，在穿过厅堂时，在走进只有侍臣才能随他出入的凡尔赛花园时，左顾右盼。他看到和注意到所有的人。谁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不经常住在宫里……就该受谴责……从来不进宫或者几乎不进宫的人肯定要失宠。谁替他们央求点什么，国王就傲然说：“我不认识他。”谈到那些很少露面的人，国王说：“这个人我从来看不到他。”而这样的话就等于无可挽回的判决。^①

法国在路易十四时代，君主专制达到极盛时期。路易十四被称为“太阳王”。有个名叫杜弗里埃的古玩商为他设计了一个标志：一轮红日光芒四射，照耀地球，下面有一行题词：“堪与太阳媲美”。路易十四对此颇为得意，在国王的印章上，在王宫的家具、帷幔上，都用这个标志来装饰。

绝对君权的确立，结束了分裂混乱的年代，法国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逐步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而且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很快就恢复了国力，成为欧洲的强国。就这样，法国成了欧洲许多王国的榜样。

莫里哀正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了解了这一点，也就了解了莫里哀为什么会进入宫廷，与路易十四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了解了他会为什么会在一些剧本中歌颂国王，把国王当作解决矛盾冲突的最高权威。

二、文明的演进

长期的战乱使得法国四分五裂、民生凋敝。在那样的时代，还有谁能顾及文化的发展，因此，当时法国的文化状况大大落后于意大利等先进国家。封建时代的那种落后、迷信、愚昧、野蛮的陋习普遍存在。

^① 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M]. 张芝联，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21.

18 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曾经这样描写那时法国的社会风尚和人们的精神面貌：

弗朗索瓦二世逝世以来，法国一直或因连年内战，而四分五裂；或因党争不息，而国无宁日。百姓从来不会温顺而自愿地戴上枷锁。大贵族们自幼受的教育是搞阴谋诡计。这是当时宫廷里讲究的技术，正如讨好君主是后来的宫廷技术一样。

这种闹纠纷和闹党派的劣根性从宫廷传到边远小城。连王国的村社也受其影响。因无法规可循，事事都会引起争吵。甚至在巴黎教区各教堂，也有人大打出手。各种宗教仪仗队，为了各自的旗幡的荣誉而互相殴斗。巴黎圣母院的议事司铎经常与神圣教堂的议事司铎厮打。高等法院和审计法院，就在路易十三把王国置于圣母玛利亚庇护之下那天（1638 年 8 月 15 日），为了居先权在巴黎圣母院聚众斗殴。

几乎王国全部村社都有武装。几乎人人都表现出决斗的狂热。这种陈旧的野蛮习俗以前曾经得到国王本人准许，因而成了民族特性。它和内、外战争同样使国家人口锐减，田园荒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饱受战争骚扰的二十年内，法国的贵族死于自己同胞之手的，比死于敌人之手的更多……法兰西民族陷于愚昧无知之中，那些自以为不是平民百姓的人也不例外……经常有人请教占星家，并对之深信不疑……用星象来协助裁判，这种荒谬怪诞的幻想，因人们轻信盲从而流行一时……派性就这样使法国四分五裂，堕落败坏。今天使这个国家名传遐迩、和蔼可亲的优雅的社会风习，当时还不为人所知。没有一个地方博学多才之士可以济济一堂，交流学问。根本没有学院和正规剧场。总而言之，那时的风俗、法律、艺术、社会、宗教、和平与战争，同后来被

称为路易十四时代的这个时代相比，都迥然不同。^①

当时的文化与文学领域，也是一片混乱。自由思想流行，宗教异端丛生，五花八门的文学作品充斥文坛，大贵族的客厅成为上流社会的文明中心。王权虽然在政治上树立起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尚没有王权的权威，并未形成宫廷的统治地位。

在路易十三时期，黎塞留就着手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整顿。他的目标一方面是改变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恶俗陋习，另一方面，或者说更重要的方面，是通过思想文化的统一来建立王权的绝对权威，以保证政治上的统一。他希望随着专制王权的建立，一切都讲统一，讲集中，讲规范，讲法则。

黎塞留首先在宗教政策上恢复了天主教的统治地位。他严厉对待胡格诺派，刚收复了新教占领的城市，便在那里恢复天主教，排斥新教势力。接着，他又对付另一个异己的宗教派别——冉森派。这个教派本是天主教的一派，其创始人冉森（1585—1638）是荷兰人。冉森认为人类的祖先犯有原罪，所以只有少数忠实的信徒（上帝的选民）可以得救，对大多数人来说，宗教忏悔无济于事，必须依靠个人的苦行修炼，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宠。这种悲观主义的宗教观与正统的天主教不合，因而被视为异端。冉森曾亲自到法国传播他的思想，受到一些分裂派贵族的欢迎。1635年，冉森发表文章攻击黎塞留的外交政策，后来，冉森派又与巴黎高等法院靠近。这样它不仅成为王权眼里的宗教异端，而且成为王权的异己势力。于是，黎塞留与教廷一起对它加以遏制。

投石党之乱后，大贵族聚集巴黎，虽然已经失去了割据时代那种独立的地位，成为宫廷的附庸，但是他们有自己的社交圈，在宫廷以外形成了一个以贵夫人的客厅为中心的“沙龙”文化。这种风气是从朗布耶夫人开始的。卡特林娜·德·朗布耶（1588—1665）的父亲曾

^①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M]，吴模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8-31。